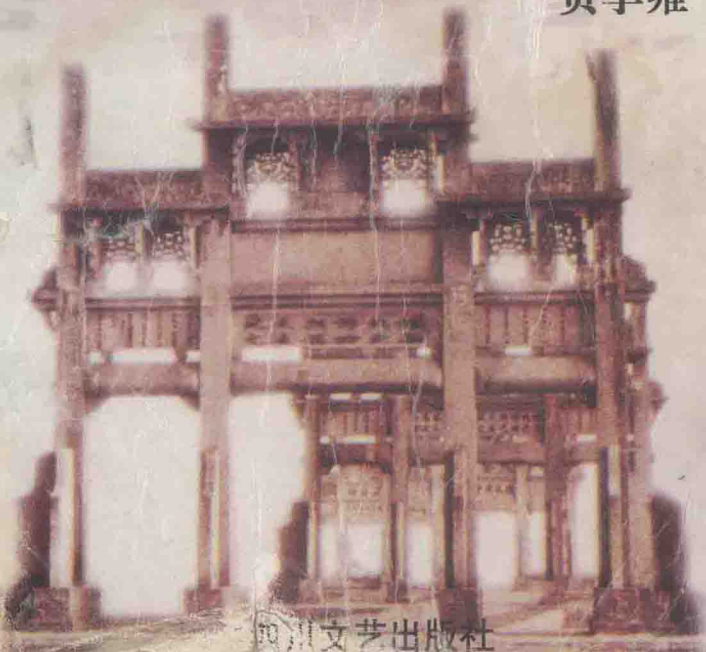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豪门少妇

贺享雍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第一章 新婚巨变

1

太平场首富、前清邑痒生廉县参议会参方汤敏斋汤达夫公的独生子汤玉麟少爷，第一次和女人行事是在民国十二年秋天，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。那年汤少爷刚过十七岁，他秉承父命，来省城公立法政学堂读书。前清邑痒生一共娶了三房太太，大半生精力都在女人身上覆云播雨，耕耘劳作，却只种下这一根独苗，自然希望儿子能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业，显若乡里光耀门庭。汤少爷生得白白净净，长得纤弱苗条，明眸皓齿，柳叶淡眉，活脱脱一副美人胚子相。素有“孝廉世家”美称的汤家家风甚严，虽然汤老爷把这个独子视为掌上明珠，可早诵晚课间，没少向儿子严厉教导“男女授受不亲”“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”“万恶淫为首”“非礼勿呼，非礼勿视”的圣人之言。因此，十七岁的汤少爷不但面孔、身段酷似秀气的女子，言谈举止也仿佛被阉割了一般，全没有了一点男人的阳刚之气。不用说男女的云雨之欢他不懂，就连女人身上有哪些部位，他也压根想象不出来。

没想到，这个绵绵的秋雨之夜，却使这个孝廉之家的汤家少爷，一下子脱胎换骨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一般。

汤玉麟少爷这天晚上，去的是省城有名的花窑“翠月楼”。一般的穷学生，去的是“夜来香”“春心阁”等下三等窑子，或者在

贴满日本仁丹、法国香水、东亚银行招收员工的招贴的电线杆下，随便拉了一个皮发皱、脸发黄的野姐儿，去哪个荒天野地浪一番，图的是消消身上的火气。穷学生没钱，又比不上兵痞和戴大盖帽、穿黑制服的警察刁钻蛮横，更比不上市政公所、团练局、征收局里的大员握有重权，饥不择食，量体裁衣，就只能拣这些要价低的半老徐娘和东施丑女消受了。

“翠月楼”不同。

“翠月楼”里名妓云集。一个个不但姿色出众，正值芳龄，而且能歌善舞，性格儿绵软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可以向客人提供全方位服务，并且包你满意，让你大把大把地掏钱。当然，掏出的钱不是小钱，这里的女子要价高。汤玉麟虽说也是学生，但他不穷，他有钱。汤敏斋老爷每月给他寄来大洋一千元，这比当时一个县知事的月薪还要高出四十元。所以，当另两个也是阔少的同窗拉他来“翠月楼”时，他就怀揣两百大洋，稀里糊涂地来了。

“翠月楼”建在城西的环城河边，回廊式建筑，雕梁画栋，红楼轩窗，幽房曲室，玉栏朱楹，比现在的KTV包厢，自然要雅致得多。加上临窗护城河里，画舫争辉，笙歌箫鼓，清幽委婉，和着“翠月楼”临河舞榭中的轻歌曼舞，低吟浅唱，不由不撩人心魂。偏这“翠月楼”的老板又最会做生意，放着由西洋文明引来的电灯不点，偏偏在舞榭楼台、楼阁轩窗之下，点起一盏盏红灯笼。盏盏灯笼耀日，幽幽烛光沐人，使人恍若进入仙境，不迷亦自迷，由不得不做那销魂的事。

来这里行那男女之事，也不能像在兴顺巷的“夜来香”、槐树巷的“春心阁”这些下三等窑子那样，男女只要一讲定价钱，便立即宽衣解带，急不可耐地上床。三五几下，男人“呼哧呼哧”地败下阵来，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铜板，用手指弹弹，甩给女人，蔫蔫地走出门去。女人则提了裤子，略理理被男人弄乱的鬓发，又匆匆地去迎候下一个如饥似渴的男人。

来“翠月楼”行乐，不能像没闻过的腥味的猫，一来这里上档次，来这里的都是有地位、有身分、上品位的爷们；二来这里的姑娘，容不得你那副猴急饿急的馋相。床上的丈夫是会让你尽情做足做够的。可是，在做床上丈夫以前，姑娘们是喜欢先让你做一做床下君子的。或舞榭楼台中，和你翩翩共舞，浅唱低吟，笙箫共和。或画舫小舸上，与你把盏同饮，浅斟慢酌，持盏的玉手纤纤，看人的娇娥半面，先让你醉了。还有一等略通诗词曲赋的女子，触情生情，会猛地从樱桃小口飞出一句联语上联叫你联吟下联；或者背诵出几句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”的妙词佳句来。最不济的女子，也会向你说出一段乡间俚语，如“半山腰间一道沟，一年四季清水流，不见牛羊来饮水，只见和尚来洗头”一类字谜，让你猜猜是女人身上何物？这类俚语虽说不登大雅之堂，却俗中有雅，全不似下三等窑子中窑姐儿的满口不入流的粗话。就是让你做了男女那事儿、享尽了床上丈夫的味道以后，这里的女人们也会让你留下无穷余味。她们会把你带进隔开的浴池中，闭绣房，掩珠帘，让你在热气腾腾的氤氲水汽中，松筋骨、舒肌肉，温柔的小手在你肌肤尽情按摩，灵巧的十指腾挪于肩胛、腰背等处，使你在床上折腾的劳累随袅袅蒸汽消失殆尽。所以，来这里行乐的爷，往往是事尽而意不尽，意尽而情难尽，隔三岔五不把大把的银圆送到这里来，心里便会痒得难受。

带汤玉麟少爷来“翠月楼”的两个同窗，一个叫江禄源，市政公所江鹤年所长的二公子，一个叫刘占卿，市禁烟查缉处刘介仁处长的三少爷。汤玉麟听说是去“翠月楼”，一张女人脸立即羞得绯红，对两位学友连连摇头说：

“去不得！去不得！家父一再教导，万恶淫为首，那种肮脏之地，哪是我们读书人去的地方呢？”

谁知，两位同窗一听，也立即把头摇得像货朗鼓一般。市政所长的二公子说：

“汤兄差矣！圣人也说，口之于味，目之于色，耳之于声，鼻之于臭，四肢之于安佚，人之性也。男女欢爱，汤兄为何该享受不享受呢？”

禁烟查缉处处长的三少爷一番话更为露骨：

“禄源兄说得极是！玉麟兄，你看看我们身边的男人，一个个也讲圣人之言，可只要有权有钱，就可以随意享受女人，在温柔之乡过神仙似的日子，哪还顾得上啥恶不恶。再看看穷乡僻壤之间，竹篱茅舍之内，只要是个男人，哪怕他长得丑陋不堪，满嘴恶臭、下流轻贱、身患恶疾、不忠于孝、无耻无聊，都要尽情地去享受一个女人。啥时想干就干，想怎样干就怎样干。岂不闻‘买来的媳妇娶来的妻，任我打来任我骑’么？”

刘占卿的话一完，江禄源仿佛沉进了禁烟查缉处处座三少爷所说的“任我打来任我骑”的境界中，他咽了一口唾，沫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汤少爷说：

“是呀，汤兄！行那男女之事，真是妙不可言呀！”

他摇晃着脑袋，慢条斯理地说着，把尾音拖得老长，仿佛品一壶陈年美酒那么津津有味。

已过十七岁的汤玉麟少爷，虽说在家时受到汤敏斋的严酷管束，虽然也想“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”，可毕竟是十七八岁的少年郎了。听了两位同窗的话，面热耳酣之际，忽地觉得身上有一种东西在奔突，蠢蠢欲动，他想再坚守自己的意志不去，可一方面怕拂了同学好意，伤了朋友感情，另一方面又禁不住两位好友所描绘的那种神仙境界的诱惑，终想见识见识。于是，便揣了两百块大洋，随江禄源、刘占卿一道去了。

反正他有的是钱。

“汤兄，到了那里，你别怕，尽着性玩。那些女人，你玩得越欢心，她越舒服！”一路上，两位同穿仍对他进行启蒙教育，江禄源说：“那次我到‘春心阁’去……”

江禄源刚说了一句，刘占卿立即打断他的话：

“禄源兄，‘春心阁’的娘们，你也勾得上？厉害！”

刘占卿羡慕和赞赏地拍拍江禄源的肩，道：“禄源兄，真有你的！”说着，又转向汤玉麟道：“玉麟兄，你应该好好拜禄源兄为师，人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是不是？”

汤玉麟听说两位同窗绘声绘色描述嫖娼狎妓的经过，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可身上先前奔突着那股潮流越来越强烈了，仿佛像鼓起的风，张起的帆，皮肤下的每道血管都鼓胀起来了。

他觉得自己是应该干那事了！

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口袋里的两百块大洋。大洋“哗哗”作响。

他们向“翠月楼”走去，越走精神越亢奋。走过了酒楼、茶社、洋行、钱庄、赌局、烟馆。在祥云赌局门前，他们看见几个结帮称霸的流氓地痞，围打一个企图逃避赌债的汉子，这汉子年纪多大，汤少爷和他的两位同窗看不清，只听见这汉子抱着头在里面叫道：

“各位大哥别打！我拿我婆娘来抵债行不行？”

一壮汉立即横眉竖眼、双手叉腰回答道：

“呸！你杂种想得倒美！吃根灯草，说得轻巧，你那黄脸婆谁要，啊？别脏了我们弟兄们的行头，是不是？”

围打汉子的几个街痞，接了壮汉的话茬哈哈大笑。

“是呀是呀，你那黄脸婆子是金包卵，比‘翠月楼’的七仙姑还值钱？玩一玩就想抵几千块赌债，莫把你沙罐大爷想死了！”一个胳膊胡讥讽地说。

“把你那汉开苞的女儿拿来，让爷们玩玩，倒还差不多！”另一个猴脸汉子，接在胳膊胡后面说。

众人一听，立即把汉子围得列紧，一双双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他。

“这办法倒行！怎么样，干不干？”众人逼视着汉子。

汉子“扑通”一声跪一下去，朝着几位爷像捣蒜一般磕头。

“各位大爷手下留情！我家丫头今年才十四岁……”

“十四岁咋了？”双手叉腰的壮汉猛地提起在地上捣蒜的欠债汉子，凶光毕露地道：“早到了开苞的年龄！说，干不干？不干，不怪爷们不客气！”

“就是！干不干？”要债的众汉子抡拳挥掌，气势汹汹。

欠债汉子早吓瘫了，就急忙改口一个一个劲说：“干！干！各位大爷息怒！我把她送来让大爷消受就是了！”

“这倒还算识趣！”众汉子露出了得意的微笑，拉扯着欠债汉子骂骂咧咧走了。

汤家少爷和他的两位同窗，免费看了一场稀奇，觉得这事还有点刺激，也就一时忘了去“翠月楼”的事。等众人拉着汉子寻那还没开苞的十四岁女儿去了以后，三位阔少才意犹未尽地又往“翠月楼”走来。

走过福兴烟馆，三位少爷又看见几个大烟鬼，嘴角挂着涎水，说着含糊不清的呓语，摇摇晃晃和他们走来。要在平时，三个纨绔子弟免不了要戏弄几个烟鬼一番，可此时心思早已扑在“翠月楼”上，便少了这份雅兴，忙绕过几位烟鬼，拐进城墙巷——此去已离“翠月楼”不远，隐隐约约可以听见从“翠月楼”传出的笙歌箫音了。听见这轻歌曼舞的靡靡之音，汤玉麟少爷觉得自己的心跳加速跳动起来，仿佛是走向一个诱人的深渊，心下既有几分害怕，又止不住向往。而江禄源、刘占卿两位公子，却如猫儿闻见腥气，兴奋得耳朵都立了起来，恨不得立即扑进那温柔之乡的境界里。

正走着，猛不丁从巷子的电线杆下，窜出三位浓妆艳抹的野妓，拦住他们去路。野妓们搔首弄姿，没容三位阔少说话，先卖弄起风情来。

“哟，三位小哥哥哪里寻欢去呀？”一个野妓将开岔很高的旗袍往两边一提，露出白生生的大腿，嗲声嗲气地道。

“小哥哥，我们都是才开苞的嫩白菜呢！另一个野妓娇滴滴的说。说这话时，脸上厚厚的脂粉直往下掉，眉梢眼角的丝瓜绒皱纹直颤动。

“来吧，小哥哥，远走不如近爬，我们姐妹包你们满意！”第三个野妓仿佛害怕到手的财神会跑了一样，急不可耐地动手拉江禄源。

“滚你妈的！”江禄源大喝一声，将面前的野妓推了一个踉跄。

“宁尝鲜桃一口，不吃烂杏一筐！爷们是玩啥的？爷们是非‘翠月楼’的姑娘不玩！”江禄源说着，拉起汤玉麟和刘占卿就走，把几个垂头丧气的野妓，可怜巴巴扔在巷子的阴影下。

出了城墙巷巷口，便望见了“翠月楼”通红通红的大红灯笼，轻吟浅唱，丝竹管弦之声更加清晰，间或还能听见从哪间玉房里，传出的一两声狎客的浪笑或女人的媚音，三位少爷已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，几大步便来到了大门前“翠月楼”招牌幽黄的灯光下。

大门前，停放着几辆在当时时髦的黄包车，车夫将脚跷在车前的横杆上，躺在那箱笼样的车厢里打瞌睡，黄包车后面，又有几乘轿子，几个轿夫袖着手，津津有味地听一个伙计讲一件不知是亲眼所见还是听来的风流韵事。看见三位少爷走来，轿夫停住了话，和其他几位轿夫一同盯着他们。三位阔少没管这些下里巴人，昂首阔步正在跨进大门，突然从黄包车后面的阴影里，窜出了一个老女乞丐，手持破碗挡住他们去路。

“少爷，发发慈悲，施舍几个吧！”老乞丐年约五十，面黄肌瘦，手臂上青筋毕露，可谁也想象不到，她也曾是“翠月楼”一名名妓，她从十五岁进“翠月楼”，舞榭楼台，留下她多少轻柔的舞姿，画舫船舸，飘扬了她多少宛转的歌声，玉房珠帘中，又不知陪伴了多少达官显贵、多门公子度过云雨之欢，让男人快乐得

飘飘欲仙。可是到了徐娘半老的时候，逐渐门庭冷落车马稀起来。老鸨子一看，从这个女子身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来了，便一脚踢出了“翠月楼”。这女子失去了“翠月楼”这块生存之地，先还凭着自己残剩的几分姿色，到电线杆子底下做野妓，挣个三瓜子、俩枣仁。可渐渐人老珠黄，做野妓也没有要了，这女人便只落下手持一只破碗，乞食度日的这条路了。她要饭也不去别处，专在这“翠月楼”门口要，她想让那些曾在她身上乐得如醉如狂的老少爷们，从指缝中漏出一点钱来，周济周济她这个沦落人。可那些老少大爷们，压根不理她，相反，恨不得踢她一脚，让她滚得远远的。

如今，这三个阔少刚要进门去销魂，猛不防被这个女乞丐挡住，都觉得晦气。汤玉麟少爷在家里，虽然也曾读过“仁者，爱人”一类的书，可他也曾亲眼目睹父亲像对待狗一样对待长工和家仆，所以自小就十分憎恨这一类手板朝上的行乞人。此时，还没等江禄源、刘占卿两位同窗发话，他便先对老女乞丐呵斥开了：

“滚开！哪里讨饭不好，偏到这里讨饭，败兴得很！”

老女乞丐还缠住他们不放：

“各位少爷行行好！就当少爷玩开开心处，打发我几个赏钱……”

没待老女乞丐说完，市政公所所长的二公子早飞起一脚，将老女乞丐踢到五尺开外。

“你这老不死的混蛋婆子，”江禄源怒气冲冲地道：“少爷玩得开心，轮得着向你打发赏钱吗？坏了爷们的兴趣，爷们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江禄源这里骂，汤玉麟和刘占卿也帮着叫喊“打得好”。那老女乞丐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，破碗摔碎在一边。两个轿夫过去，才将她扶了起来。

这里三个纨绔子弟重新掸掸衣服，正要迈步进门，忽听得从门

里传来脚步和说话、嬉笑声。三个阔少抬眼望去，凶老鸦子和一个姑娘，陪着一个小老头，从门廊正向大门走来。那姑娘极是鲜嫩，又着红穿绿，仿佛才开出的花朵。那老头子却是枯木朽桩，脑袋瓜上几根稀疏的黄发，满脸皱纹，曲身拱背，他一边走着，一边不时伸出枯树枝般的手，去摸着姑娘的脸蛋。

这不看犹可，一看，三个阔少不由得都愣住了。原来这老头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江少爷的父亲，市政所长江鹤年老先生。江禄源愣了一会，突然拉拉汤玉麟、刘占卿两位同窗的衣角，撒腿往对面街角的阴暗处跑去。汤玉麟、刘占卿明白过来，也立即跑到对面的柱子后面，把一双眼睛盯着“翠月楼”的大门。

只见江老先生走出大门，老鸦子和那鲜嫩的姑娘也站住了。这江老先生并不急于告辞，也不避众轿夫的面，抬起姑娘一张粉荷色的脸，在那张细嫩的面孔上摸了一遍，猛地滑下手，像拍皮球一样拍了拍姑娘胸前的一对肥嘟嘟的乳房。汤玉麟少爷看见那对乳房，像钟摆一样摇摇摆摆，颤颤悠悠。姑娘又似娇似嗔地扭动着腰肢，嘴里哼唧着，显得无限妩媚，这江老先生又从乳房下移手到姑娘后边，拍了拍姑娘的屁股，姑娘就“咯咯”地大笑起来，伏在了江老先生身上。

“好了，宝贝！”只见江老先生托起姑娘粉腮，情意绵绵地道：“我下次再来，啊！”

“老爷下次可一定来！”老鸦子立即接过江老先生的话说。

“一定！一定！”江鹤年所长向老鸦和姑娘打着拱，一边往一乘轿里钻，一边对老鸦子说：“告诉万帮兄、纯儒兄，我有公务，先走了！”

老鸦子回答：“老爷放心，我一定转达！”

江鹤年钻进轿中，轿夫起轿，走了。

等江鹤年老先生的轿子走进墙巷，这里三个阔少才从对面街头的阴暗处走出来。刘占卿一面走，一面向江禄源开玩笑道：

“禄源兄，没承想世伯倒占了先！”

江禄源红了红脸，没答话，他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
刘占卿又道：

“禄源兄，说不定你等会玩的那个女人，就会是世伯青睐的那位呢。哈哈！怎样？”

江禄源听了，故意“啐啐”了两声，道：“占卿兄，这女人嘛，又没谁做过记号！玉麟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汤玉麟没听见他们说什么，就含糊其辞地答了一声“是”。此时，他早已心猿意马了。这个十七年都恪守“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”的孝廉之家的少爷，看见刚才江老先生特别是在姑娘身上摸摸捏捏的动作，心里按捺不住了。那细嫩鲜亮的粉脸，颤颤抖抖的乳房，两瓣滚圆的屁股，以及那隔着衣服一捏一个浪笑的那个地方，突然让他兴奋，让他热血沸腾，让他身上每处地方都像烈火一样在燃烧，他一下子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，可以排山倒海，摧山撼岳，战胜一切。

他觉得自己这才真正像一个男人了。

三位阔少爷走进大门，刚刚送客进去的老鸨，转身看见来了三位衣冠楚楚的公子哥儿，立即又喜笑颜开地走出来，像迎接贵宾一样，将他们迎了进去。

2

民国十四年腊月初十日，也就是距汤玉麟少爷第一次在省城“翠月楼”狎妓两年零两个月又十二天以后，太平场街狮子巷的汤家大院里，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热闹非凡。这天是汤玉麟少爷娶亲的日子，一乘花轿将为汤敏斋老爷这个独子，明媒正娶地抬来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。

而此时，汤少爷却躺在新房的雕花牙床上，头枕鸳鸯府绸绣花白枕头，身盖大红缎子被，手里把玩着一个玛瑙色的女人香粉盒，面红耳赤，呼吸急促，心脏时而有一搭没一搭地慢慢跳动，像随时要停下的钟摆，时而又像急风骤雨似的战鼓，猛跳不停，仿佛要蹦出胸膛。

汤敏斋老爷正是为了汤玉麟的病，才按照民间的风俗，为沉疴在身的独子娶一门亲来冲喜的。

此时的汤家少爷，虽气息奄奄，朝不保夕，离鬼门关已去不远，全然失去了在“翠月楼”一展男儿雄风的精神气。可他春心不倒，淫意犹存。他眼睛落在香粉盒上一个妇人的粉脸上，看着女人的媚笑，又不禁回想起了第一次光临“翠月楼”那个销魂的晚上……

他们三位少爷被老鸨满面春风地迎进客厅里去。江禄源、刘占卿已是常客，和老鸨子也是极熟的，一进门便和老鸨子打笑：

“王妈，恭喜发财！”

“王妈，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！”

老鸨子也笑着道：

“有了你们来，我的生意当然会好罗！”

倒是汤玉麟，第一次来这烟花之地，尽管心情已十分亢奋，可面上仍显得有几分局促和拘谨。老鸨子见了，便笑着问：

“这位少爷，是第一次来么？”

江禄源道：

“正是呢，王妈！我们玉麟兄第一次来，麻布洗脸——初（粗）相会，可要舍得拿点鲜货给玉麟兄尝尝呢！”

“少爷放心，鲜着呢！”老鸨子说着，朝里喊了起来：

“荷花、菊花、梅花，有客人来了！”

喊声刚落，随着几声莺啼燕啭的应声，三个绝色女子飘然而出。

“妈！”三位女子来到老鸭子面前，唤了一声。

老鸭子道：

“三位少爷都是阔绰的人，你们可要陪他们好好玩玩！”

“是！”

三位姑娘双手抱怀，朝老鸭子微一低身，答道。

老鸭子转身走了。

这里三位佳人转过身来，回眸一笑，秋波横溢，早把包括汤玉麟在内的三个阔少的骨头，给笑酥了。

汤玉麟一看，果然有先前陪送江鹤年老先生那位女子。

三个女子轻移莲步，风吹杨柳般走到三位阔少面前，款款地道：

“少爷，先去茶楼吃盏茶，行么？”

说着，不待他们答话，一人已挽了他们一只胳膊，向外走去。

汤玉麟再一看，那位刚才陪伴过江鹤年老先生的红衣女子，也果真芝麻掉进针眼里——巧了，挽住了江禄源的胳膊。

刘占卿一边走，一边回头对汤玉麟指了指江禄源，挤着眉笑了笑。那意思是说：“如何。”可此时汤玉麟的胳膊被一只玉臂缠着，心已昏昏糊糊，已没有心思去顾刘占卿的暗示了。

茶楼正对着舞榭，虽借大一通房屋，却被屏风隔成了一个一个小间。三位阔少被三个女人带进三间小茶屋里，便各自不见面了。小茶屋里一张小案，案上早摆了一碟瓜子，两只盖碗茶具，地下相对摆着两把斑竹靠背椅子。汤玉麟和那个叫荷花的绿衣女子，刚到茶房坐定，便有一堂倌，肩搭一白布帕子，手提一把长嘴青铜大茶壶，过来揭开茶碗盖子，原来碗里早已放了香茗。茶倌退后几步，提起青铜大茶壶，耍杂技一般将一线开水，远远地斟进茶碗里，不抛不洒，点滴不漏，恰到好处地斟满八成左右，收住壶，过来盖上碗盖，便笑吟吟地立在汤少爷身边了。汤少爷知道茶倌是想讨赏钱，便从长衫口袋里掏了一块大洋，递了过去。茶倌将

钱举到头顶灯笼底下看了看，立即眉开眼笑地朝汤玉麟鞠了一个躬，说了一声“老爷开心”，便退了出去，顺手拉上了前面绣有龙凤呈祥的锦绣帘子。

等茶馆走远，汤玉麟才回过头来，幽幽的灯光底下，打量起面前的美人来。这二八佳丽，果真如出水芙蓉。粉红色的脸蛋，柳叶似的淡眉，端端正正的鼻梁，小小巧巧的樱唇。再往下看，细细的腰身之上，饱满的酥胸上一对高高翘起的乳房，将荷色似的绿色旗袍衬得老高，仿佛呼之欲出。细腰以下，一双大腿左右交叉，从旗袍开岔处，露出一段莲藕似的皮肤。白皙丰润。这一切，把人汤少爷看得目瞪口呆起来，早已忘了身在何处，姓甚名谁。

女子见汤玉麟这样痴痴迷迷地盯着自己，启朱唇微微一笑，顿时，笑靥生辉，目光流情，千种万种妩媚一齐涌现出来。只见她两只玉手把了汤玉麟面前的茶碗，递了过去，娇滴滴喊道：

“少爷哥哥，请喝茶！”

汤玉麟正在心猿意马，神不守舍时，听得这一声娇莺似的呼唤，回过头来，疾笑着接过茶碗。却不防慌忙之中，手一颠，浪出好多茶水在桌上。也烫了自己的手，忙放下碗，将烫痛手指含进口中吮着。

女子见汤玉麟这样，“噗哧”笑出了声，然后掩了嘴道：

“少爷哥哥好面生！”

汤玉麟忙把手指从口中取出来，此时心也大了，胆也大了，说话也伶俐了：

“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！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去处。”

“怪不得，少爷哥哥面生，我就喜欢少爷哥哥这样知书达礼之人！”

“小姐过奖了！小姐也真若织女下凡，嫦娥临世！”

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。”

“那是！那是！”汤玉麟猛地想起江禄源、刘占卿他们说过的

话，猛地懊悔自己白活了十七年，倒是他们有福分，只不知他们此时如何了？

想到这里，汤少爷又猛地觉得自己身上的血管在膨胀，浑身也燥热起来，一边说话，一边又色迷迷地盯着女子那张粉脸和一对酥胸。

女子嗑了一颗瓜子，“噗”地一下，将瓜子壳喷得老远，然后又端了茶碗，甜甜蜜蜜地劝汤玉麟饮茶。此时汤玉麟既有了贼心，又有贼胆，冷不防捉住女子两只玉手，放下茶碗，在那手背上细细摩娑。

女子也不恼，又莞尔一笑，风情万种地看着汤玉麟，只说：“少爷哥哥，岂不闻冷水泡茶慢慢浓么？”

口里这样说着，屁股却早已离开了坐，袅袅娜娜走到汤玉麟身边，一屁股坐在了汤玉麟的大腿上。

霎时，汤少爷仿佛触了电，一下子麻木了，待他的意识空白一阵回过神，才感到自己怀里，好似抱着一团火，烤得他浑身像要冒烟似的难受，使他心跳加快，呼吸不畅。这个从不知道男女之事甚至连女人是怎么回事的大少爷，竟然无师自通、鬼使神差地一把搂住了那女子，撮起嘴唇在女人的粉脸上发狂地啃起来，把女子脸上的胭脂啃得千疮百孔。

啃了一阵，汤少爷列亢奋不已了，猛起到刚才江鹤年老先生抓捏红衣女子乳房的瞬间感受，便也把手包抄过去。女子还是不恼，斜睨着汤少爷又是莞尔一笑，这一笑，更把汤少爷笑得晕头晕脑，忘了一切。他只感到一股热血冒上了头顶。

汤玉麟只觉得难受，什么圣人之言，礼教规矩，统统忘到九霄云外了，他只想早点和这女子行那件事，就在这茶房里都可。这么想着，他就将手去探那女子的羞处。没想到那女子却把汤玉麟的手一拍，似嗔似怪地说：

“少爷哥哥，别忘了‘翠月楼’的规矩，心急是吃不得热豆腐

的！”

汤玉麟听了这话，有些泄气地收回手来。

女子见了，忙将双手吊在汤玉麟脖子上，嗲声嗲气道：

“别生气嘛，少爷哥哥！好先生不在忙上，床上的事，有的是让你做的！”

正说着，忽然从舞榭歌台传来一阵掌声和喝彩声。两人注意一听，原来是一个女子在唱川剧《思凡》。

“少爷哥哥，去跳跳舞如何？”

女子挽起了汤玉麟的手。

汤玉麟见这里既不能行事，也想转移一下注意力，别让自己折磨自己。于是便随了那女子前去。一路上，心还“扑通，扑通”跳个不停。

到了舞榭，唱《思凡》的女子已经完毕，一回美国留声机正放着一首软绵绵的乐曲，女子挽了汤玉麟的腰，汤玉麟握了女子的手，两人便随着乐曲慢慢摇动了起来。说也奇怪，汤少爷从没跳过舞，可一招一式，却跳得优雅、典致。女子的目光端端看着汤玉麟一张白白净净的姑娘脸，越看越觉得这脸好看，也就从心里有些喜欢起眼前这位少爷来。于是，身子渐渐靠近了汤玉麟，一对挺拨的奶子也时不时擦在了汤玉麟身上。汤玉麟闻着女子身上浓郁的脂粉香味，又禁不住那一对酥胸的撩拨，刚刚减弱下去的欲火又腾地燃烧起来。

“少爷哥哥，我说个谜语你猜：一个老头三寸高，一头吊着烟荷包。披着棕衣不遮雨，吊着荷包不烧烟，你说是啥物件？”

小女子是属于说俚语粗词一类。

汤玉麟初次下海，自然不知这谜语说的什么，歪着头想不出。女子想这少爷是初次下海，这样憋下去，恐憋出毛病，又见汤玉麟是这般可爱，便破了“翠月楼”先例，引着汤玉麟上玉房去了

……

汤家少爷躺在病床上，捏着女人的香粉盒儿，胡思乱想到这里，眼前又浮现出那玉房里龙凤相搅，翻江倒海的好事，禁不住烈焰烧身，浑身燥热，像一个饥渴的人，心里窜出强烈的渴望来。

正在这时，房门突然“吱呀”一声，家里的女佣刘妈，端着一碗药汤走了进来。

刘妈三十岁年纪，长得苗苗条条，生得白白净净，她家原是汤敏斋的佃户，前年丈夫得痲病死了，丢下一对儿女和两个长年卧床的公婆，还有一屁股丈夫医病欠下的债。土地是没法种了，只得退租，刘妈来汤家退租，汤敏斋一双眼睛在刘妈身上转了一圈之后，便要刘妈来家里做女佣，刘妈就这样来到了汤家深宅大院。

刘妈本是苦力人出生，繁重的庄稼活锻炼出了她一副好身板。来汤家以后，餐餐菜是菜，饭是饭，日日见荤，生活比家里好了，没几个月功夫，脸上的菜色换上了玫瑰色，胳膊粗了，大腿壮了，腰身丰腴了，连塌下去的一对乳房也鼓胀起来，真是要人才有人才，要身材有身材，又穿上了汤敏斋给缝的夏季的宁绸短衫，冬季的阴丹士林布碎花袄子，将头发盘成一个髻，绾在脑后。三十岁的刘妈一下变得眉清目秀，楚楚动人，仿佛一朵正盛开的鲜花，鲜艳夺目。

汤家少爷看见刘妈，无神的双眼一下放出异彩来。

刘妈端着药汤来到汤玉麟床头，将碗放到床头柜上，轻轻唤了一声：

“少爷，喝药了。”

说完，站在床边，等着汤玉麟喝药。

汤少爷双手撑床，慢慢坐起来，伸出手去。

他的双手没去端药碗，却一把抓住了刘妈的手。

刘妈的脸上立即飞过一片红云，急忙推道：

“少爷，别这样！快喝药！”

汤少爷没答刘妈的话，抓住刘妈的满襟小袄，动手解她怀里